

What is Providence?

什么是护理？

信仰基要系列



Basics of
the Faith

S E R I E S

德里克·W·H·托马斯
Derek W. H. Thomas

什么是护理？

信仰根基系列

我是否蒙召？

我们如何荣耀上帝？

我们的孩子如何归信？

旧约中有耶稣吗？

什么是拣选与预定？

什么是属灵恩赐？

死后会发生什么？

什么是改革宗教会？

什么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

什么是合乎圣经的讲道？

什么是教会治理？

什么是门徒训练？

什么是信心？

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地狱？

什么是唯独因信称义？

什么是人？

什么是怜悯事工？

什么是圣徒的坚忍？

什么是护理？

什么是属灵争战？

什么是代赎？

什么是基督教世界观？

什么是得儿子的名分？

什么是主餐？

什么是三位一体？

什么是真实的归信？

什么是圣职？

什么是敬拜音乐？

为什么要信上帝？

为什么要为婴孩施洗？

为什么要有信经？

为什么要祷告？

为什么上帝赐下这本圣经？

丛书主编 肖恩·迈克尔·卢卡斯

什么是护理？

德里克·W·H·托马斯
(DEREK W. H. THOMAS)


P U B L I S H I N G
P.O. BOX 817 • PHILLIPSBURG • NEW JERSEY 08865-0817

What Is Providence?

Basics of the Faith

Derek W. H. Thomas

Originally published 2008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J 08865

<https://www.prp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2026

P&R Publishing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 — 神 . Public domain

This volume is part of P&R Publishing's "P&R for China"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multiple hundreds of P&R's boo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ompletely free, for the Chinese church.

P&R for Chin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P&R, foundations, churches, and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he money is used to pay our team of Chinese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P&R makes no money from this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P&R for China,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To become a supporting partner of this kingdom ministry,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我們目標是翻譯所有 P&R 出版社的書，免費提供給所有的中國教會。如果你有感動在財政上支持我們，請用以下網絡鏈接線上捐款：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We encourage you to let us know how this book has helped you and if you find any translation errors.

我們誠邀您反饋這本書對您的幫助，或者您發現此書有任何翻譯錯誤

Please email | 請電郵 — China@prpbooks.com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NOT FOR SALE

P&R
P U B L I S H I N G

鲜有教义能比护理的教义更清晰地划分基督教与世俗世界观的界限。这一教义坚定地宣告，万物（是的，万物）的发生皆因上帝定意使其发生，在发生之前就已定意，且定意使其以特定方式发生。¹这种观点立刻表明历史既非任意亦非偶然；亦非“简单决定论”或“顺其自然的宿命观——仿佛我们的选择与参与毫无意义，这种宿命论观点更接近伊斯兰教而非圣经基督教。

护理教义的核心地位使其成为基督教教义纲要（如《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开篇即探讨的议题。小教理问答第11问提出：“上帝的护理之工是什么？”其答案为：“上帝以他至圣、至智、至能的方式，保全并统管万有及受造物的一切行动。”

这里的关键词在于“万有”。这个词表明上帝对我们所处世界全然的掌管。尽管有罪恶与邪恶的力量企图对抗并挫败他的旨意，但我们在天上的父看顾属他的儿女，炳辉确保他们为所定的旨意必然成就。万有都按着上帝的旨意运行。

这一切听来或令人畏惧，也可能使人安心——端视我们的参照框架而定。对基督徒——至少对那些不沉溺于哲学问题的人而言，这是最荣耀的真理，因它是我们确知自己必得天堂的根基！世界上只需有一个分子偏离轨道，未来的确定性就会受到质疑；除非我们能确信万有都顺服于上帝全权的统治，否则未来可能并非如我们所信。

当然，基督徒并非总是如此思考。上帝全权的观念似乎威胁着人的自由与偶然性。“那自由意志呢？”这个问题常如潜藏的火山，一旦逻辑推演到底，将威胁一切确定性的可能！

“护理”一词由前缀*pro*（意为“在前”）与拉丁词根*videre*（“观看”）组成。当然，一个词的意义未必总与词源相符——这里“预先看见”的意思是预知，但这并不是护理的真义。上帝对世界的看顾包含在护理这个概念中，这既包括他对所有事件和情境的监管，也包括他对我们一切需要的供应。护理不仅是上帝“看见”未来的能力；更是他**积极而坚定**的看顾，这是为了确保他给我们所应许的事情必然成就。

这种强有力的护理观的替代方案是：上帝能预见他所期望的未来却无力实现（这是假设上帝没有至高的主权），或他能基于个体的自由意志，预见了所有“可能”的未来，却无法凭己意确定其中一种（这是所谓上帝没有主权的另一种说法），或他的主权仅是普遍性而非具体细节上的任何预定（即，上帝的主权是有限的）。有人会认出这些方案中蕴含的各种神学与哲学思想脉络，既有来自古代的，也有来自现代的。但在检视这些说法之前，从圣经和神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护理与圣经

上帝在个人的生活细节与境遇中有着护理性的安排。在这一点上，圣经给了我很多实例。这些护理彰显在我们生活中，是具体可见的。这使我们确信：正如他昔日曾在某些人生命中动工，今日他同样能在我们生命中运行。我们在从这些记载中得出结论时必须谨慎，以免误解一些具有独特性的事件——这些事件仅发生在特定个体身上，在救赎历史也有特别具体的作用。这些记载并非必然意味着我们可以期待上帝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我们生命中工作。²然而，当我们观察上帝在他人生命中的作为时，既要敏锐分辨其中独特的要素，也要领会那些具有普遍永恒意义的方面——我们应该因此想起保罗论及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期的话：“这些事都是

我们的鉴戒”（林前 10:6）。因此，我们将查考圣经中的三个例证，来帮助我们理解上帝的护理：路得与她的婆婆拿俄米、约瑟，以及约伯的故事。

拿俄米与路得

路得记是镶嵌在士师记黑暗篇章后的璀璨明珠，后者以沉郁的笔调收尾：“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 21:25）。这呼应了书中先前的宣告：“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 17:6）。从如此幽暗的背景下，竟涌现出某种——至少从某个角度而言——全然出人意料的光明；但这只会令不熟悉上帝作为之道的人感到诧异！

路得记从两个维度阐明了护理的教义：其宏观层面显明上帝在伊甸园宣告的旨意如何成就——即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彼此为仇——这被称为原始福音（创 3:15）。这正是旧约从创世记到玛拉基书的核心叙事，向我们展现从列祖到先知的救赎历史中，弥赛亚谱系如何被逐步揭示。正是这点使耶稣能带领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位门徒查考“摩西和众先知”，向他们指明“凡经上所指着我的话”（路 24:27）。如果旧约的故事主线没有彰显出神圣护理所确立的统一主题，这一切就无法实

现。上帝已经确保，他借着自己儿子的代赎工作向罪人所作的救恩应许必然实现。这并非通过偶然事件——那些取决于世人的选择以及连上帝也无法最终掌控的邪恶势力；而是通过早已被计划、必定发生的事件。这里有一个宏大的计划！上帝透过他子民跌跌撞撞的侍奉与仇敌的狂怒恶意来统管万有，以成就他对这世界的永恒旨意。伯利恒一个微小家庭的叙事，正是耶稣基督降临世间的基石之一。路得与丈夫波阿斯所生的儿子，竟成了大卫王的祖父！³

路得记的故事也在微观层面阐明了护理的教义。这个故事向我们显明上帝如何智慧地为一位摩押寡妇预备丈夫——这在当时的伯利恒，是使她脱离贫困生活的必要供应！当路得因上帝奇异的恩典，宣告了她对婆婆之上帝的信心，从而显明她心灵中悔改归正的工作时，她也誓言要随拿俄米前往伯利恒。作为来自摩押的寡妇，她在那里并无保障，这正是拿俄米劝她回到本族的原因之一（得 1:8-9）。她未曾想到上帝将以一种成为后世永恒奇事的方式供应她。正如英国诗人威廉·柯珀所言：

上帝行事奥秘难测
为要成就他的奇事；
他将足迹印于沧海驾御风暴显威能。⁴

当然，在海上留下足迹的问题在于，一旦脚抽离，海水就无法维持原来的形状！换句话说，上帝的护理之道并非总能以可见、透明的方式被我们辨识。这要求我们具备一定程度的信靠与信心，仰望上帝的护理。正如路得在伯利恒麦田拾穗的经历——这原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只为让她与波阿斯相遇、最终结为连理并生下俄备得，即“耶西的父亲，大卫的父亲”（得 4:17）——这些事的意义事后才逐渐明晰起来。在微观层面，路得能在需要之时为上帝护理（供应！）的奇事惊叹。正如清教徒约翰·弗拉维尔所言：“有时，护理就像希伯来字母一样，必须倒过来读。”⁵

在宏观层面，她几乎全然不知自己在实现伊甸园中上帝应许时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一层面，上帝在她生命中的作为，唯有后世子孙方能理解。并将荣耀归与上帝！

约瑟的一生在创世记 50:20 中得到了总结：“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在故事开头遇见的那个少年，如今已逾百岁高龄。他的生命画了一个完整的圆，此刻正面对着他那些诡诈的兄弟们。他们将他卖为奴隶的行径，从头至尾都充满了邪恶的意图。尽管事情并未如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也无法减轻他们恶毒的本性。事实是，上帝扭转了他们邪恶的行为，以实现他的旨意。这是他们和约瑟都未曾预见

的。上帝从邪恶中引出美善。正如《威斯敏斯特信条》所言，上帝以护理“托住、引导、安排并统管万有”，为要成就他主权预定的计划。⁶

上帝通过错综复杂的策略成就了他所预定的这一计划——起初，这策略丝毫不能给人带来美好结局的指望。约瑟沦为奴隶，又遭诬陷性侵而长期监禁，可谓跌入了人生谷底。他的境遇几乎糟得不能再糟了。直到后来，约瑟才能从上帝实际成就的事上回望：在迦南地遭遇饥荒之时，上帝让那承受应许的继承人位居埃及权势之巅，从而保全了立约之家的存续，那时他才得以看见上帝的作为。约瑟需要以信心学习这功课，正如莎士比亚所言，方能领悟：

“有一种神明在为我们主宰着我们的结局，
任凭我们怎样粗枝大叶地把它雕成雏形。”⁷

莎士比亚采用的隐喻源于古代修剪树篱的技艺。这项技艺需两人配合，一人粗砍快削，另一人随后精修塑形。至少可以说，约瑟一直进行着粗凿，但上帝却塑造出自己的设计。从上帝的视角看来，我们看见无与伦比而威严的智慧。无论境遇多么黑暗，他的手始终掌管着一切。

正如诗人威廉·柯珀在先前引用的圣诗中所写：

莫凭脆弱心智论断主，
当信靠他赐恩典；
天命虽似皱眉怒目，
他藏笑颜在其后。
他的旨意速速成熟，
每时每刻渐显明。
花蕾或带苦涩滋味，
花朵终将吐芬芳。

护理所关注的范围，远不止我们个人的舒适或得失。每当我们在艰难时刻常问“为什么是**我**？”时，叙事给出的回答却是：“为了**他们**！”他允许我们受苦，是为了让**别人**蒙福。约瑟受苦，是为了使他那不配的弟兄们能够得到祝福。具体到他们而言，就是在饥荒时期得以存活，并且亲眼见证他们父亲、祖父和曾祖父的立约应许再次得到确立。

那些抬着司提反血迹斑斑尸体的门徒，你认为他们当时心中翻腾着怎样的思绪？或许他们险些要说：“何等浪费！上帝难道不能保全这位敬虔人的性命，使他在教会急需之时仍可效力吗？上帝果真顾念我们吗？”这些疑问无不显露出与不信之心如影随形的短视。他们未能参透上帝的旨意。因在那里，在司提反的尸体

的尸体旁，站着一个人——司提反的死对他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当听见耶稣的声音责备他迫害自己（即耶稣）时，保罗领悟到了他后来书信中最具特色的核心思想：迫害耶稣门徒中最小的一个，就是迫害耶稣自己，因为每个基督徒都与耶稣基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合！

约瑟受苦的背后目的何在？和路得记的故事一样，其中至少有两个目的显明了出来。首先，约瑟明白无论他个人遭遇什么，都是上帝计划显明之宏大旨意的一部分。既然如此，他就不能对兄弟们怀恨在心，无论他们曾如何恶待他。诚然，他们必须认识自己的罪并认罪；这解释了约瑟为何先让兄弟们误以为偷了埃及王子的财物，再以漫长方式向他们揭露自己真实身份。上帝以他为器皿促成了他兄弟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而约瑟以不记恨的态度表明他对此的认知。无论他个人遭受多少伤害，上帝正在他兄弟们的生命中动工，对此他唯有感恩。

其次，在更宏大的层面上，约瑟开始领悟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将如何实现？从某个角度看，雅各在迦南下葬时由大批埃及随从护送的最终场景，似乎为约瑟的故事画上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句号。

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葬埋。”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

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珊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

（创 50:6-9）

为什么摩西要告诉我们埃及人与约瑟及其家族同去安葬他父亲雅各？他要我们明白，最终埃及人是在向约瑟家族致敬！当雅各要求儿子起誓将他葬在应许之地时（见创 50:5），他是在纪念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土地的应许——这地此时他们尚未得着，仅拥有这处坟地！在创世记结尾，上帝的百姓离占领迦南还远得很。他们将在埃及为奴四百年。但从雅各的安葬中，我们已瞥见未来的景象。上帝从未忘记他的应许。他永不失信！

约伯记

圣经中没有哪卷书像约伯记这般独特。这一书卷讲述了一个人失去一切的故事：他的十个儿女、全部家产，最终连他的健康也失去了。这并非一个**邪恶**之人遭受无法估量损失的故事，若是如此，我们或许还能将其理解为恶有恶报的案例。然而不然！开篇三次强调约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伯1:1,8；2:33）。

这并非“为何恶人遭遇祸患”的情形——我们可以用上帝的公义来解释这类境况。约伯记开篇提出的问题截然不同：为何敬虔之人反遭灾祸？约伯所受苦难之强烈程度，似乎会让人质疑上帝之所以为上帝的某种核心特质。

若将宇宙间一切邪恶归因于撒但，从而免除上帝的一切参与与责任，这种解决方案并不可行——因为在约伯的故事中，上帝显然掌控着后续事件的发展。是上帝召撒但到面前陈述其作为（伯 1:6）。并且，正是因着耶和华的提议，约伯才成为撒但攻击的目标：“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伯 1:8；2:3）。这正如先知阿摩司提出的困境：“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摩 3:6）约伯对此有清晰的认知：“我朋友阿，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伯19:21）那种“上帝良善却非全权”的“解决方案”虽常被采用，对约伯而言却难以信服。拉比哈罗德·库什纳（Harold Kushner）认为这正是约伯的困境。在其1981年所著名作《好人遭难时》（*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中，他写道：“上帝愿义人安居乐业，但有时连他也无法实现。即使对上帝而言，要阻止暴虐与混乱吞噬无辜受害者亦属不易。”近年来，一种被称为开放神论的流行观点也持类似的立场。有人为了维护人的自

由，主张上帝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格雷戈里·博伊德（Gregory Boyd）曾写道：“上帝必须与其他受造物合作并争战。虽然这些受造物永远无法与上帝的能力匹敌，但所有受造物都在宇宙中拥有某种真实的影响力。”⁹

根据这些观点，当约伯总结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以及“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伯 2:10）时，他将自己的苦难归因于上帝的主权是错误的！但为了更合乎圣经，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上帝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弗 6:12）之间那场以基督徒为战场的惨烈争战中，撒但必须获得许可才能触碰上帝的子民（伯 1:12；2:6；路 22:31-32）。无论出现什么问题（确实会出现真实的问题），如果以上帝的至高主权，为代价，这种解决方案就没有忠于圣经中的证据。苦难无疑是上帝“奇异”的作为：“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哀 3:33）但苦难是上帝降于他百姓的。

约伯记中没有给约伯的苦难提供任何解释，只让他明白这超出了他的测度。他只能用手捂口，以此表示顺服那更高的旨意——即使在不明白的时候，也必须信靠。（伯 40:4）。上帝从未对他说，他所处的绝境超出了

上帝掌控的范围。他必须考量超自然世界的复杂性——那里有黑暗势力在运作，甚至有至高主权的上帝也必须暂时容让。但上帝从未放弃他对一切的掌管。他的手从未离开舵轮。即使在最黑暗的境遇中，他也依然掌权。

择 高 处 行

简而言之，有三种关于神圣护理的观点试图维护上帝在护理中的至高主权：古典派、或说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的观点，“阿民念派”（Arminian）或说**单纯神圣预知**（simple divine foreknowledge）的观点，还有被称为莫林主义（Molinism）的观点。

古典派观点由奥古斯丁、安瑟伦、阿奎那、路德、加尔文和爱德华兹等神学巨擘所持守，主张一切发生之事——无论善恶——皆按全能上帝预定的计划展开。上帝知晓未来之事，因他已预定这些事。这一观点不仅确认上帝具有涵盖万有的神圣预知（包括人类自愿行为），更强调若无上帝对未来的预定，此类预知便不可能存在。用爱德华兹的话说，若上帝在某事尚未发生**前**已知晓它，“则此事绝无可能以其他方式发生”，并补充道：“这与说事件必然发生无异，亦即其发生是必然的。”¹⁰

这是有关护理的**古典派**观点，其前提是：上帝有全备的预知与无限的能力，为要成就他永不改变的旨意。

。

简而言之，种对护理的看法指出：“这除了他知情并乐意预定的事之外，没有任何事会发生，因为受造物中没有任何动荡的力量、行动或运动，不受他隐秘旨意的管理。”¹¹

另有两种观点试图维护上帝主权的某些方面（或是他的能力，或是他的预知，或两者兼有），同时坚持人类在任何可能情境中具有“真实”的选择自由与能力。这两种观点都试图保留某种有神论主导与预知的形式，但以上帝需承担某种“风险”为代价。从上帝的视角看，这两种观点的结果都不是完全确定的。二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认为“自由行为”完全由个人的意志决定。依这种观点来看，人的自由包含相反选择的能力，即在完全相同的处境下，本可以选择不同的结果，从而改变事件的走向。

古典派认为上帝预知是因他预定，而第二种观点（有时称为单纯神圣预知）则认为上帝预定是基于他的预知。上帝意志决定未来与人类回应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上帝根据人已作出的特定选择来抉择。此观点声称一举保全了真实的人类选择（自由），并为有关苦难问题提供了更好的解答（将其根源归因于真正的人类自由，而非上帝的旨意）。这种与阿民念相

关的观点，在威廉·哈斯克的表述中最为清晰：“显然，上帝的预知既不能用来促成某个预知事件的发生，也不能阻止该事件的发生……从事件依赖关系的逻辑顺序来看，可以说，当上帝知道某事将发生时，要**促成**其发生或**阻止**其发生都已“为时过晚”。”¹² 这种观点**限制**了上帝的自由与能力，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

进入“中间知识”

我们已阐述了两种护理观：古典观点认为上帝采取“无风险”策略，一切事件的发生皆因上帝定意使其发生。**单纯神圣预知**观点则将上帝的全权置于人类自由意志之下，以限制神圣全权为代价来保留神圣预知。鉴于对神圣全权的影响及维护人类自由意志的需要，十六世纪的耶稣会神学家路易斯·德·莫利纳（1535-1600）提出了以“中间知识”为核心的替代模式，该学说后被称为莫林主义。¹³

简而言之，除了**必然真理**（如算术或逻辑）和**自由知识**（因着上帝的旨意而成为真的事情——比如在2007年，杰克逊是密西西比州的首府，波士顿红袜队是棒球世界大赛的冠军）之外，中间知识肯定还存在一些**可能**为真、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会成为真**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在写这本你现在正在读的小册子时拖延，它几个月前就

应该到编辑手上了。如果我在1996年没有接受在美国神学院教书的呼召、而是留在贝尔法斯特，我的儿子现在就不会在美国生活了。

这类**可能**的结局在圣经中早有预示：莫林主义与现代开放神论者共同引用的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 11:20-24。耶稣对伯赛大和哥拉汛的居民说——这两座城虽有许多异能行于其中，却无人因此生发信心——**若**同样的异能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悔改了。这并非陈述已发生之事，而是**特定情境下可能发生的景象**。此即中间知识的例证。莫林主义由此提出：上帝知晓一切可能的结局或世界形态，并从这无限可能性中定意实现了你我在的现实世界。

古典护理观的捍卫者并不否认上帝知晓所有可能结局，因为这本是其无所不知的必然推论。但莫林主义进一步主张：上帝从无限可能中“拣选”（实现）了人类按其**自由意志**行事的那个世界，我们如今所认知与经历的正是他所择定的版本。如中间知识理论的捍卫者威廉·莱恩·克雷格（Lane Craig）所言：

因上帝知晓自由受造物在每种情境中的选择，他能通过设定特定环境，使受造物自由达成其自由旨意。¹⁴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若在特定情境中存在人可能作出**不同**选择的实际可能性——这是维护人类自由所必需的——那么就无法预测人会选择什么，因此上帝若要实现整体结果，就必然侵犯个体选择的自由。¹⁵

迄今为止，尽管我们坚持认为阿民念主义者和莫林主义者在圣经的护理观上存在错误的，但他们确实持有高度的护理观，并与持守古典护理观的人有许多共同看法。然而近年来，另一种否认上帝传统预知论的护理观兴起了，名为开放神论（OpenTheism；或开放神学 [OpennessTheology]）。该观点主张上帝并非无所不知。鉴于莫林主义未能维护人类非决定论（在某种程度上，上帝仍需“选择”实现哪一组可能真理），开放神论者放弃了上帝全然知晓未来的主张。相反，他们坚称“上帝知道关于未来一切逻辑上可知之事”。¹⁶ 开放神论者没有接受上帝知晓所有可能未来的观点，而是（正确地）指出，若坚持绝对的人类自由，未来便无法被绝对确定地知晓。上帝对过去和现在的认知是完美无缺的，但无法据此以同样方式知晓未来。

开放神论不仅否认对上帝全备知识的传统理解，还否定了上帝能力的传统认知。正如其最著名的倡导者之一所言：“上帝必须与其他受造物合作并争战。虽然这

些受造物永远无法与神的能力相提并论，但各自在宇宙中都具有某种真实的影响力。”¹⁷ 要理解这种观点的内涵，我们需注意这位作者对约伯受苦的解释：“是撒但而非神击打约伯。诚然神与撒但立下赌约，并允许他击打约伯，以回应撒但对其公义的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神使约伯遭遇患难。但他并未亲自策划或造成这些击打，正如约伯后来所控诉的那样……约伯的遭遇绝非神对其生命的完美计划的一部分。”¹⁸ 上帝似乎受制于宇宙中的邪恶势力（甚至宇宙本身），我们唯一的安慰是他的能力比这些势力更大。然而，这无法保证最终胜利必然来临，只能基于上帝过往得胜经历保持乐观。¹⁹ 此种观点或许维护了人类真实的自由意志，却以彻底改变我们传统认知中上帝的形像为代价。

圣经依据

关于上帝绝对掌管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古典派护理观，其圣经依据为何？证据确凿：

1) **上帝对全宇宙的主权。**他既创造了万有，就继续托住万有：“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西 1:16-17）

2) **上帝在创造中实施神圣的计划。**“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旨而行”（诗135:6）。

3) **上帝的主权统管着每个人——甚至恶人。**论到埃及法老，上帝藉摩西宣告：“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出9:16）哪怕是在法老心刚硬的事上，圣经也坚称这同样是上帝的作为（出9:12；参4:21；10:20；11:10）。

4) **上帝的全权掌管着“偶然”事件。**“签放在怀里。定事由耶和华。”（箴16: 33）

5) **上帝掌管着哪怕最邪恶的事。**论及耶稣受难时，彼得在五旬节宣告：一方面是因耶路撒冷不信之犹太人的恶行；同时这更是“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发生的（徒2:23）。先知以赛亚宣告：“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赛45:6-7）。

6) **上帝在选民尚未存在时就已经在掌管其生命。**诗人宣告：“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或作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其一），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139:16）

7) **上帝的主权确保了圣经中的预言是可信的。**开放神论在这一点上尤其脆弱。若上帝无法全知未来（充其量，我们与上帝所能知晓的只是基于过往和当下数据统计的预期轨迹），那么，如果根据上帝永不改变的约以及他确保其实现的绝对权柄，来保证某种结果必然会发生——我们这种对预言的传统理解就是值得怀疑的。当上帝向亚伯拉罕作出应许并对其后裔重申时——如“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出32:13；参创 15:13,18,28:15）——若脱离传统预言观，其实现的确定性便无从保证。这包括从救主的道成肉身到他再来的各类预言，因为若不考虑上帝为了成就它们而拥有的绝对主权，这些就也都无法得到保证。

8) **上帝的主权，正如传统所理解的那样，是福音的必然推论。**要使福音成为好消息，就必须确信存在对罪、对死亡、对撒但的得胜。在开放神论中，无法确知是否会有恶灵兴起并严重破坏十字架所成就的胜利。而在阿米念主义中，人类抉择的自主性被过度高估，以致任何提供的福音都可能被拒绝。因圣经同样坚定宣称，

“属血气的人”——即与亚当联合的没有归信的人——其心智、情感与意志皆被罪性如此侵蚀，因此不仅不愿更不能选择所赐予的良善。“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罗 8:7-8）正如耶稣所言：“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约 6:44）

相关证据体量宏大，触及了一些最困难的问题，其中包括苦难领域以及恶本身更广泛的问题。

护理与苦难

在上述三个案例中——约瑟在埃及的境遇、拿俄米与路得在摩押和伯利恒的经历，以及约伯在乌斯地的遭遇——灾祸的降临似乎都带有某种随机性，甚至可以说近乎任意。这正是我们在护理的教义面前所面临的难题：当邪恶之事不仅发生在“上帝的看顾之下”，更是按照他的计划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坚持说上帝是良善的？

这问题根植于创造本身。世界失序了；它“服在虚空之下”（罗 8:20），因而“一同叹息劳苦”（罗 8:22）。受造之物虽未犯罪却要受苦。是亚当在伊甸园中犯罪，地土因他的过犯受了咒诅：“地必为你的

缘故受咒诅”（创 3:17）。它因与亚当的联合而受苦，同样，世界会在第二个亚当创造新天新地时（赛65:17；66:22；彼后 3:13）经历从现今“败坏的辖制”中得释放（罗 8:21）。

这一问题也涉及所谓“无辜受苦”。就人类而言，我们或许坚称无辜者**绝不会**受苦，因现实中受苦的总是罪人；唯有在耶稣身上，声称无辜才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他**从未**犯罪，却不仅要承受撒但和罪人世界的敌意，更在十字架上遭遇上帝报应性公义的烈怒。近来这引发了对十架诠释的严重质疑——认为无辜者受苦在本质上是公平的，并质疑上帝对其圣子的护理是否公正。²⁰ 但这误解了替代的本质与目的。当审判时刻来临，上帝义怒倾注于十字架上的圣子，耶稣重复诗篇作者的被弃之叹：“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 22:1；参太 27:46；可15:34）时，他**并不是**无辜的人；他已站在恶人的位置上。作为替代者，他为义人而死，所承受的乃是公义——完全且相称的公义。

但我们不能以我们所居世界受咒诅（创3:17）为由，就轻率否定**无辜**受苦的事实。约伯的苦难之所以成为难题，正因上帝亲自告诉我们他是**敬虔**之人（伯1:8；2:3）。

同样，约翰福音9章中耶稣医治的那位生来瞎眼的人，其境况引发了门徒的疑问：“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约9:2）诚然，这人自出生就继承了亚当堕落的罪咎：“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5:12）。²¹

然而耶稣的回答并未沿此思路展开。他告诉门徒，这人受苦是为显明教导的目的：“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约9:3）这一回答并未否认这人或其父母的罪性；关键在于二者皆不是这人眼瞎的原因。其病症的缘由超越这些考量，应验了圣经“收割的律”：正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的原则所显明的，苦难临到人，是为使祝福临到别人。毫无疑问，这个人的苦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医治，更不用提约伯境况的挽回，会让我们大受激励。我们读这些故事时，会看见上帝的手在他们的生命中动工。的确，他们所经历的未必是我们所期望的，但在每一桩事上都有这样的确据：临到他们身上的绝非仅出于偶然、好运气，其原因也不是某人很聪明、善于做出正确的选择。

护理与罪

对于“罪如何起源？”以及“为何上帝允许罪存在？”这类问题，不可能存在一个能满足所有细微差异的终极答案。对于后者，最具希望的解答思路是认为上帝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上帝以某种方式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使他们犯罪。上帝这样做，会是出于什么理由呢？答案必然指向这样一种观点：某种更大的善将会出现，这种善若世上没有罪便无法实现。这是奥古斯丁所阐述的经典观点：

因为全能者上帝——正如异教徒也承认的——对万物拥有至高权柄，他本身至善至美，若非他如此全能且良善，能从恶中引出善来，就绝不会允许自己的造物中存在任何邪恶。²²

无论这一论证价值如何，事实是上帝确实协调万有，使万事互相效力成就美善。罗马书8章那段著名经文为此作证：“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正如司布真对这句经文的阐释所言：

信徒对某些真理确信不疑。如，他知道当生命之舟最为颠簸之时，上帝也始终坐在船尾掌舵。他相信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握着世界的舵柄，无论护理之舟漂向何方，耶和华也始终在指引航

向。这令人安心的知识使他预备面对一切。他望着怒涛汹涌的海面，看见耶稣的灵踏浪而行，又听见声音说：“是我，不要怕。”他也深知上帝总是智慧的；明白这一点，他就确信世上没有偶然，没有差错；凡发生的必是应当发生的。他能说：“我若失去一切所有，只要这是上帝的旨意，失去反比拥有更好：最坏的灾祸若出于上帝的命定，就是临到我身上最智慧、最仁慈的事。”“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基督徒不仅将此视为一种理论，更将其作为事实来认识。万事至今都互相效力；按着合适的比例调配的毒药起到了治疗的作用；柳叶刀锋利的切口清除了腐肉，促进了医治。迄今每件事都结出最神圣的福果；因此，信徒确信上帝统管万有，他以智慧治理，使祸患转为福分，心灵就得着安稳，能平静迎接每次试炼。信徒能以真正顺服之灵祷告：“我的上帝啊，凡从你而来的，无论是什么都可差遣于我；你的儿女从未从你席上分得有害之物。”²³

护理与人的责任

在古典神学对护理的表述中，既然有着高举神主权的观点，我们在面对人的责任时，就很容易滑向某种决定论或宿命论。。“*Quesera, sera*”（该怎样就怎样“）是多丽丝·戴（Doris Day）在希区柯克1956年

的电影《擒凶记》（*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中演唱的歌曲。像这首歌所说的一样，基督徒若对上帝的主权“知道得太多”——或者自以为知道得太多——就会把考试不复习、开会迟到这类疏忽归结为上帝的旨意，以此为自己开脱。圣经对这种想法的回应是果断而有力的：“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

（传10:18）“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获。”（箴 20:4）这些经文敦促我们付出最热切的努力，确保不忽视自己的责任。

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和约翰正受到犹太公会的威胁，禁止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或教导。当两人将此事报告其他门徒时，他们集体为此事向上帝祷告：

“主阿，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希律和本丢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仆或作子）。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
（徒4:24-28）

他们确实相信上帝的主权和预定，并把这些应用在恶劣的处境中。但他们是怎么做的？是任由自己因着宿命论而毫无作为吗？不！他们迫切恳求天上的上帝垂听他们，并在他们决定不顺从“命运”时赐予胆量：“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

道。”（徒4:29）他我们为什么祷告呢？正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主权的信念，使他们行事更加放胆。新约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上帝主权的信心会导致惰性和优柔寡断。正如杰里·布里奇斯（Jerry Bridges）所言：

祷告以上帝的主权为前提。如果上帝没有至高的主权，我们便无确据能断言他必应允所求。我们的祷告就会沦为纯粹的愿望。然而上帝的全权，连同他的智慧与爱，乃是我们信靠的根基，而祷告正是这信靠的表达。²⁴

神学家与哲学家创造了“相容论”（compatibilism）一词，来描述神圣全权与人类责任之间的这种关系。二者皆为真实且需同等强调。C. S. 路易斯如此阐释：

在戏剧《哈姆雷特》中，奥菲莉亚攀上悬垂河面的树枝：树枝断裂，她坠落溺亡。若有人问：“奥菲莉亚之死是因为莎士比亚出于诗性考量要她此刻赴死——抑或因树枝断裂？”我想必须回答：“二者皆是。”剧中每一事件皆因剧中其他事件而生，同时也因剧作家意愿而发生。剧中所有事件皆为莎士比亚式的事件；同理，现实世界中的事件都是上帝的护理皆属天意……“护理”与自然因果关系不是对立的；二者共同决定了每一个事件，因为二者本为一体。²⁵

信靠上帝

归根结底，上帝护理的教义是对我们信靠上帝的呼召。以雅各的遭遇为例。

圣经中很少有比雅各听闻儿子们报告同父异母的兄弟西缅在埃及被囚时，那充满绝望的回应更令人心碎的话语了。他哭喊道：“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

（创 42:36）可怜的雅各！

他以为最爱的儿子约瑟已经死了。**其实不然！**

他以为次子西缅也必死无疑。**其实不然！**

他以为从埃及人那里获得饥荒救济的盼望（鉴于确凿证据表明雅各的儿子们曾诡诈对待埃及人）注定要落空。**其实不然！**

雅各根据手头确凿的实证和理性的思考得出了结论，却完全没有考虑到上帝的大能。正如维吉尔带领但丁穿过地狱之门时，回荡着但丁地狱中那句挥之不去的铭文：“进来的人，放弃一切希望。”²⁶ 这一切完全合乎情理。而这一切又是大错特错的！

我们很容易对雅各的绝望感同身受——凡我们所看见、所闻到、所触碰，或能就其进行推理论证的，都在向我们传递某种信息。但然而，这种分析没有考虑到清教徒所指出的视角，即*sub specie aeternitatis*——决心向上看，在属天和永恒的光中看待事物！简而言之，雅各是从实用无神论的视角进行推理。他未能将上帝纳入考量。事实是约瑟不仅活着，更是埃及的宰相！他的儿子们虽犯下诸多过错且能公然虚伪，却未在对埃及人的行事上背信弃义。而西缅正受其兄约瑟的悉心照管（尽管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事）。

上帝在雅各生命的细节中动工——上帝在雅各生活的细节中工作。是的，就在细节中！尽管我们常常愚蠢地重复着“魔鬼藏在细节中”这句格言[，但事实并非如此]。上帝钟爱细节！正是在细节中我们辨明他护理之手的作为——统管、带领、供应、托住、阻止、出其不意。从某一视角看似灾难的事件，换一角度却显明上帝全然掌权的计划运行。

雅各未能做到两件事：他未考虑自己可能误判。不信之心总假定自身确凿无疑。雅各在绝望中固执己见。他“不肯受安慰”（创 37:35）。任何“倘若”的劝诫都无法动摇他。阴霾开始自行蔓延，最终盘旋着陷入绝望之地的黑暗中。

更重要的是，他也未将上帝无形之手纳入考量。而这种看法总是一种致命的错误。上帝的道路奥秘难测：它们往往隐藏在我们感官所能感知的世界之外。用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圣诗《上帝以奥秘方式运行》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这首圣诗剩下的内容来说就是：

上帝行事奇妙莫测，
深藏奥秘无人知；
他以大能施行奇事，
成就他旨意。

瞎眼小信必會出错，
徒然测度主作为；
上帝自己阐明一切，
他必使明了。

上帝对雅各的**眷顾**正如诗篇作者所言：“上帝**帮助**我”（诗 56:9）。保罗似乎在恢弘的罗马书中借用了这一表述，最终发出呐喊——*Deus pronobis*，“神若**帮助**我们”（罗 8:31）。上帝通过与雅各父祖所立之圣约，向雅各家族显明了他的计划。上帝为永恒拯救子民的旨意，与约瑟和西缅的存活紧密相连！上帝绝不可能背弃自己的应许。雅各面对的那些“事实”，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来诠释。

上帝就在细节之中——在雅各未能看见的那些细节里。这向我们表明：无论境况多么黑暗，我们都必须承认那看不见的上帝之手正运作万事——是的，“万事”都为我们的益处效力（罗 8:28）。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或许不能总是领会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但我们当信靠，在这

一切事上，上帝正在成就那最终对我们最为有益的美善计划。若设想另一种可能，则令人不寒而栗：万物或会合力否定上帝之手，招致我们的灭亡。不！这绝无可能！

这种护理观的核心，在于我们必须将全然的信靠完全交托于他的治理与看顾。我们需要学会与十七世纪圣诗作者撒母耳·罗迪加斯特（Samuel Rodigast）同声颂唱《我上帝所定皆为是》（“Whate’er My God Ordains Is Right”）：

我上帝所定皆为是：
 他圣洁的旨意永存；
 他一切作为我必静默，
 且随从他引导之踪；
 他是我上帝，虽路幽暗，他扶持我免我堕落：
 故我将万事交托他。

我上帝所定皆为是：他是我友亦是父上帝；
 他不容何事害我身，纵有风暴四面聚集，
 今我或历苦乐之境，他日终得全然明晓
 他已深爱我。
 我上帝所定尽都正确：虽此刻饮此苦杯，
 于我软弱心灵甚觉苦涩，我仍全然无畏领受。
 我上帝信实；每晨更新

甜美安慰仍将充满我心灵，
痛苦忧愁终必远离无踪。²⁷

救赎性的护理

关于护理还有最后一点需要我们思考：那位统管并确保美善结局的，正是我们的救赎主。这位中保已为我们成就了赎回之功。他得荣耀是因他完成了父所托付的工（约 17:4-5）。他被升为至高是因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腓 2:8-9）。他施行统治为着他百姓的益处；他是“为教会作万有之首”（弗 1:22）。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太 28:18）。无论当代教会何等萎靡不振，这境况全然在我们的救主洞鉴之中，他要将教会“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弗 5:27）这一决心丝毫未减。他的国必降临，必将来临！上帝必为他儿子的缘故成就他的定旨。他已求列国为基业，这必赐给他（诗 2:8）。他必因自己灵魂的苦楚得着满足（赛 53:11）。

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我们总能确信自己蒙受耶稣基督赎血功效的覆盖。十字架驱散了关于结局的一切疑云——正是在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刻，罪与邪恶被征服，撒但遭败绩。严格而言，万有都在归向一个目标：使三位一体的上帝得荣耀。在上帝为宇宙成就其

终极旨意的计划中，绝无一事是偏离的。正如亚伯拉罕·凯珀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著名演讲所言：“在人类生存的整个领域中，没有一寸土地是万有之主的基督不曾宣告：‘这是我的！’”²⁸

注释

1 Augustine, “Enchiridion” Chap. 96, in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First Series), vol. 3, *St. Augustin: On the Holy Trinity. Doctrinal Treatises, Moral Treatises*, ed. Philip Schaff (Peabody, MA: Hendrickson, 2004), 267.

2 如，上帝不再像对亚伯拉罕或摩西那样向我们说话。而神迹在救赎历史中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似乎只集中出现在神圣启示大量涌现的时期，如列祖时代、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时期，以及新约时代的黎明阶段——这一事实至少应使我们谨慎看待当代类似现象的提议。

3 我们或许会违抗上帝并拒绝他的计划，但这本身仍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计划中的一环便是对罪的审判。那些拒绝上帝藉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计划的人，实则实现了计划的另一面——他们选择了黑暗的永恒，而上帝尊重这一选择。这同样是护理的一部分。

4 These lines are taken from the hymn,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 originally given the title, “Light Shining out of Darkness” in William Cowper (1731-1800) and John Newton (1725-1807), *Olney Hymns*, Book 3, Hymn 15.

5 John Flavel, "Navigation Spiritualized: Or, A New Compass for Seamen," *Works* (1820;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68), 4:284.

6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1646), 5.1.

7 *Hamlet*, act 5, scene 2, line 10.

8 Harold S. Kushner,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New York: Avon Books, 1983), 43.

9 Gregory Boyd, *God at War: The Bible and Spiritual Conflict* (Downers Grove, IL: Inter Varsity Press, 1997), 20. Boyd在其他地方也写道：“上帝不能简单地取消（或“凌驾于”）自由意志，每当人的自由意志与他的旨意相冲突时。因为上帝决定创造这样的世界，他就无法确保自己的旨意在每种情况下都得以实现。他必须容忍并智慧地绕开人类和灵性存有那种不可撤销的自由。” Gregory A. Boyd, *Is God to Blame?* (Downers Grove, IL: Inter Varsity Press, 2003), 125.

10 Jonathan Edwards,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2.12 (1845; Morgan, PA: Soli Deo Gloria, 1996), 134.

11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ed. John T. McNeill,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0), 1:201.

12 William Hasker, *God, Time, and Knowled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57-58.

13“中间知识”这一概念，一直是基督教哲学家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在其著作 *The Nature of Necess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深入讨论和分析的焦点。

14 William Lane Craig, *The Only Wise God* (Grand Rapids: Baker, 1987), 135.

15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考 Paul Helm, *The Providence of God* (Leic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1993), 55-61. 当然，莫林主义并没有完全“解决”人类自由的问题，因为我们仍会发问：为什么是这一群、而非另外一群人被“选中”了。

16 William Hasker, *God, Time, and Knowledge*, 187. 转引自 James S. Spiegel, *The Benefits of Providence: A New Look at Divine Sovereignty* (Wheaton, IL: Crossway, 2005), 41。

17 Boyd, *God at War*, 20.

18 Boyd, *Is God to Blame?* 91.

19 如哈斯克所言，“基于从现有趋势和倾向中得出的预见性预测。” *God, Time, and Knowledge*, 194.

20 在 Steve Chalke 和 Alan Mann 的 *The Lost Message of Jesus* 一书中将代赎论称为“世界级别的虐待儿童行为”，这理所当然地引发了大量回应。关于原始言论，见 Steve Chalke and Alan Mann, *The Lost Message of Jesu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 182。对这一说法的回应见 Steve Jeffrey, Mike Ovey, and Andrew Sach, *Pierced for Our Transgressions* (Nottingham: Inter-Varsity Press, 2007)。

21 第12节中“众人都犯了罪”这句话，应当理解为人类与亚当的联合（或代表关系）中的罪，而非指我们每个人亲自、自愿所犯的罪。至于罗马书 5:12-21 的详细分析，则需参考 John Murray, *The Imputation of Adam's Sin*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 Reformed, 1959)。

22 Augustine, *Enchiridion*, XI.

23 C. H. Spurgeon, *Morning and Evening*, 8 月 5 日晨读。

24 Jerry Bridges, *Is God Really in Control? Trusting God in a World of Hurt* (Colorado Springs, CO: Nav Press, 2006), 69-70.

25 C. S. Lewis, *Miracles* (1947; New York: Touchstone, 1996), 232.

26 *Inferno*, 3.7.

27 这首圣诗是凯瑟琳·温克沃思在19世纪翻译的。

■ 注释

28 出自凯波尔1880年10月20日的演讲。完整的演讲内容见“Sphere Sovereignty,” in *Abraham Kuyper: A Centennial Reader*, ed. James D. Brat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463-90. 这段引文本身出现在讲章临近结尾处；参见488页。



德里克·托马斯很有资格撰写关于上帝护理的主题。他集神学教授的清晰表达、恩赐牧者的敏锐以及基督徒的个人经历于一身，这些经历使他在自己的人生中深刻体会到上帝的作为。他是理想的“解释者先生”，带领我们在对上帝的智慧与主权之爱的深切信念中度过一生。这本书的价值远远超过它的篇幅。这是一本要去阅读、标记、学习并铭记于心的小册子。一旦你读完了，就多买几本备用，以便随时送给那些问“为什么上帝……”的人。

——辛克莱·弗格森

基督徒世界观与世俗世界观之间，很少有什么能像护理的教义那样划分得如此分明：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上帝主权掌管的结果——所有事！

《何谓护理？》通过考察圣经如何看待人生的种种遭遇，并辨析开放神论与莫利纳主义的“中知”等对立观点，来阐明这一真理。

信仰基要系列小册子旨在向读者介绍基本的改革宗教义与实践。在教会体制与实践的问题上，这些小册子反映了改革宗的神学框架——除此之外，这些内容适用于所有教会的处境。

www.prpbooks.com

COVER DESIGN BY TOBIAS' OUTERWEAR FOR BOOKS
tobiasdesign.com

COVER PHOTO © JURGAR/ISTOCK

CHRISTIAN LIVING /
SPIRITUAL GROWTH
ISBN: 978-1-59638-092-9

5 0 4 9 9

9 781596 380929